



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書則編之列傳

傳之

史記四十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

而是一

助焉

也以求喜

有娥

原及大任

而幽王之禽也

淫於褒姒

故易基乾坤

詩始關雎書美

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

禮

也後族亦代

子繼先帝之

德茂也蓋亦有

夏之興也以

紂之殺也

周之興也以

而祭之

而祭之

而祭之

而祭之

而祭之

而祭之

而祭之

而祭之

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

隱曰以言若樂聲調能令四時和而陰陽變則能生萬物

是陰陽即夫婦也夫婦道和而能化生萬物萬物人為之本故云

統也君不能得之於臣而索隱曰以言夫婦親愛之情雖君父之尊

不可奪也父不能得之於子况甲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

姓謂索隱曰鄭玄注孔說去姓者下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

有子姓而意不能要終如栗姬衛等是也豈非命也哉孔子罕

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志能識乎性命哉音烏媽於何也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付而記焉

漢興呂娥姁徐廣曰音况羽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色

定如娥姁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及高祖崩呂后夷戚氏諸王

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疎遠者無恙一說古者明君不寵幸也

人虫也故人相呂后長女為宮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

諡云名媽呂太后以重

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

呂以為補而以呂祿女

后崩合葬長陵開中記曰

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

皇后居北宮索隱曰北

豈非天邪非天命孰能當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

反然媼是婦人之老者通

馬索隱曰媼氏按家墓

為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

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

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昏

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

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通媼音烏老

焉故趙大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

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

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

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

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



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  
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官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  
宮成皇臺臺西征記云武平城內有高祖殿西南有武庫也此兩  
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  
漢王心慘然姬是日乃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  
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妾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其後  
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姬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  
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代王  
弟薄昭封為軹侯其封軹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  
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不更奉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  
儀薄太后以為母家魏王早失

外戚世家

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

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

崩葬南陵索隱曰按廟祀去在霸陵南十里故謂之南陵按今

望吾子西望以占后會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東

吾夫是也

竇太后索隱曰皇甫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呂太后時竇姬以良

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

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更必置我籍趙之伍

中宦者志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官

者不欲往相強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音及消反

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

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

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女嫫為長公主

其明年立少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早

史記

卒葬觀津○索隱曰：學虞注，史錄云：竇太后父少遭秦亂，隱身於觀津城南人間。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為安成侯

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

皇后兄竇長君○索隱曰：史錄云：建字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

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

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卧者。少君獨得脫，不死

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索隱曰：謂從逐其宜陽之主人，家而皆在長安為居也。聞

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

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

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

決於傳舍中○索隱曰：史別也。博音轉，傳舍謂郵亭，傳置之。丐沐

沐我○索隱曰：丐音蓋，丐者乞也。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

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

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索隱曰：公亦祖也。謂皇后同祖之昆弟如竇嬰，即皇后從昆弟，子之此亦得

外戚世家

家於長安，故劉氏云：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

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

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

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母子

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為章武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長君前

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

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為魏其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邪。竇氏

凡三人為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

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索隱曰：當武帝建元六年。

年此文是也，而漢書作元光，誤也。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安嫖

王太后槐里人○索隱曰：皇崩蓋太后名，音志：地理志：右扶風槐里，本名廢丘。母曰臧兒，臧兒

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索隱曰：即后及兒也。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

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竒兩女

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索隱曰：即后及兒也。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

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竒兩女

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索隱曰：即后及兒也。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

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竒兩女



○索隱曰奇者異之也漢書作奇奇依也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  
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  
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  
男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於狗蘭殿也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  
姁音况羽反兒姁生四男王寄清河王辟常山王憲也景帝為  
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母  
子母寵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  
立榮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子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  
囚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音戈謂諭之栗姬曰怨怒謝  
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曰讒  
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  
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責望謂恨之也景帝嘗體不安心不樂  
聖諸子為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  
景帝恚心嗽之而未發也書作銜銜猶恨也長公主曰譽王夫

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

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

畢○索隱曰大行禮官行音衡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索隱曰此皆半傳之文也今太子

母無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

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

其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索隱曰地志縣名屬太山景帝崩太子襲

號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索隱曰地志屬魏郡勝為周陽侯○索隱曰地志縣名屬魏郡景帝十三男一男為帝十二

男皆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為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

主為南宮公主次為林慮公主○索隱曰林慮縣名屬河內李

庶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為共

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

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陵王太后家凡

三人為侯

三人為侯

三人為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徐廣曰平陽

尚平陽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

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拔徐廣曰三月上也臨水被除謂

過軻道蓋與遊字相似故或定之也索隱曰小類亦云三月被還

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空見獨說衛子夫

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驪甚賜平陽主

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

強飯勉之即貴無相志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

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

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

男索隱曰三女謂諸邑石邑及男名據索隱曰初上為太子

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索隱曰漢武

婚即長公主嫖女也曹祖父嬰堂無子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

力焉徐廣曰即景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

外戚世家

矣上愈怒陳皇后拔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曰索隱

云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兄詛大逆無道相連誅者三百餘人乃

廢后居長門宮故司馬相如賦云陳皇后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

奉黃金百斤為相如取酒乃為作頌以奏皇而立衛子夫為皇后

右復親幸作頌信工也復親幸之恐非實也

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婚平陽公主曰帝非我

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豈何不自喜而倍太乎平陽公主曰用無

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

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封為長平侯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汝南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為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

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為冠軍侯索隱曰地理志屬驃

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為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

家五人為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為齊王索隱曰名王

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索隱曰名李夫

人早卒索隱曰李延年之女弟漢書云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

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為貳師將



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  
他姬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素隱曰漢書云李姬其母無寵以  
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刃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  
有土之女士不可以配入主也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  
時所生子女者徐廣曰名谷父為金玉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  
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嫫素得幸武帝承間白言太后有女  
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徃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  
徃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如海曰橫音光三輔乘輿馳  
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  
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為其亡走身自徃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群  
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  
下車泣曰○素隱曰烏百反蓋恠之辭耳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  
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明著引籍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

外戚世家

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  
某邪曰是也太后為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薦為壽奉錢千  
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詔曰為帝費焉於是  
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愿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  
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脩成子仲○素隱曰金氏之甥脩成君之  
同字恐非也女為諸侯王王后徐廣曰始為淮南此二子非劉氏以故

太后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

衛子夫立為皇后弟燕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曰子  
長子抗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二弟皆封為侯各千三  
百戶一曰陰安侯○素隱曰名不姓一曰發干侯○素隱曰

志發干縣名屬東郡三曰宜春侯○素隱曰名不姓一曰廣天天下歌之

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素隱曰名不姓是時平陽主寡居  
當用列侯尚主與左右議長安中○素隱曰名不姓天者皆言大將軍  
可主笑曰此出吾常使令騎從



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 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今日... 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覺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

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也... 為婕妤下與邢夫人號姪娥

文云姪長也姪也... 姪何秩比中二千石

比列案常從婕妤好選為皇后... 但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

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

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

曰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

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詎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驎要之善走士不必

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妬

亡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鉤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 兩手皆拳上自掖之手即伸由是得幸

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 斬其使者於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

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數日帝譴責鈞。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索隱曰：三輔故事云：葬甘泉宮南後昭帝起疑非常人，發棺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無尸衣履存焉。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其後帝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田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然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淺聞焉。」索隱曰：禮貴夫婦，易叙乾坤，配陽成化，比月居尊，河洲降淑，天曜垂軒，德著任如慶流，娥源建我炎曆，斯道克存，呂權大寶，寶善云言自然已降立嬖，以恩內無常主，後嗣不繁。

外戚世家第十九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一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徐廣曰：一作父。索隱曰：漢書作同父，言同父以明異母也。少

也。字游。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常事，時時

與賓客過巨嫂食。徐廣曰：漢書云巨嫂也。索隱曰：應劭云巨嫂，大也。謂長嫂也。劉氏云巨一作丘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羹，盡爓金。索隱曰：爓音歷，謂

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

曰：「某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頤侯。」

王次兄仲於代。徐廣曰：代王其年罷卒，蓋頃王有子曰鼻。高祖六年已

會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為楚王，都彭城。索隱曰：漢書云：楚

王王戊立，王戊立二十二年卒。子夷王郢立。索隱曰：漢書云：夷王四年卒

子王戊立，王戊立二十二年卒。子夷王郢立。索隱曰：漢書云：夷王四年卒

子王戊立，王戊立二十二年卒。子夷王郢立。索隱曰：漢書云：夷王四年卒

子王戊立，王戊立二十二年卒。子夷王郢立。索隱曰：漢書云：夷王四年卒

子王戊立，王戊立二十二年卒。子夷王郢立。索隱曰：漢書云：夷王四年卒

子王戊立，王戊立二十二年卒。子夷王郢立。索隱曰：漢書云：夷王四年卒

子王戊立，王戊立二十二年卒。子夷王郢立。索隱曰：漢書云：夷王四年卒



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  
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卒  
飢吳王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孝景帝欲以德矣  
子續吳徐廣曰德名廣吳王弟也其父曰仲以元王子禮續楚實吳太后曰吳王

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  
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為漢宗正乃拜禮為楚王奉元王宗廟是  
為楚文王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  
經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

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城郡徐廣曰純立十七年卒  
年死○素隱曰太史公唯記王純為國人告反國除  
蓋更壽後更封至十九年又謀反誅死故不同也

趙王劉遂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謚曰幽幽王以憂死故為幽高  
后王呂祿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  
遂為趙王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疆○素隱曰音擊取趙之  
河間郡為河間王以為文王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

子絕後國除入于漢遂既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吳錯以適  
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素隱曰建德  
其相名史內史王得諫不聽遂燔殺建德王得發兵屯其西界欲  
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周侯鄼寄擊之趙王  
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止不

肯入漢邊桑布自破齊還乃并立引水灌趙城趙城壞趙王自殺  
邯鄲遂降趙幽王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且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  
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母刑申公誦其言○素隱曰漢書申公誦  
名培王戊齊廢之趙任

防與先生趙堯傳曰辯人防與公也○索隱曰此及漢書雖不見  
其明引以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僂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  
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入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索隱述贊曰漢封同姓楚有人名既滅韓信王失彭城穆生致  
醴韋孟作程王戊奔德與吳建兵太后命禮為楚罪輕文襄繼

立世挺才英如何趙遂代殞  
以晉興亡之兆所任宜明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一

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

漢書賈高帝從父兄○索隱曰注引漢書則班固或別有所見也

初起時漢王元年還定三秦劉賈為將軍定塞地

○索隱曰即從

東擊項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臯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

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

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兵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

而與彭越相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仲廣曰在陽夏使劉賈南渡

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劉賈舉九

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

與太尉盧縮西南擊臨江王共尉○索隱曰共教之子共尉已死以臨江為

南郡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為二國當是

時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乃詔曰將軍

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群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

東五十二城

○索隱曰表太劉賈都吳又漢書以東揚郡封賈東陽即臨淮故去王淮東

高祖弟交為



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因王子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  
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荆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隱曰  
為布軍所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  
王故荆地

漢書澤者諸劉遠屬也漢書澤高祖從祖昆弟○索隱曰楚漢

高帝三年澤為郎中高帝十一年澤

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為營陵侯志縣名在此海高后時齊人田

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謁者張

敖敖曰楚漢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張卿許

田生盛帷帳六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

請張卿曰臣請張卿曰臣請張卿曰臣

請張卿曰臣請張卿曰臣請張卿曰臣

請張卿曰臣請張卿曰臣請張卿曰臣

也今吕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取天下又傳曰公知高祖相費以

謂諸吕共推轂高祖正意也○索隱曰雅訓素也

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吕弱太后欲立吕產

為吕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不聽曰發之恐大臣大臣不聽

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吕已王

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

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吕產

為吕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

之曰吕產王也請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請劉為大將軍獨此

尚敏望○索隱曰敏音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

諸吕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

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

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吕用事劉氏弱

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漢書音義曰澤至齊為齊王所劫不

本與齊合謀也。○索隱曰：漢書齊王傳云：使狐午結琅邪王至。因禹琅邪王不得反國，澤乃說求入關，齊乃送之。與此文不同。劉氏以為燕齊兩史各言其主立功之實錄，欲誅諸呂至梁，聞漢遣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漢書音義曰：跳驅，又音僻，謂疾去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

為天子天子乃徙澤為燕王，乃復以琅邪王齊復故地。李奇曰：本與齊也。澤王燕二年薨，謚為敬王，傳子嘉為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相，奸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姐，與子女三人，奸定國有子，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

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呂肥如令郢人，名令郢人，以告定國也。小顏以為定國故有所誅戮，餘呂肥如令郢人，而肥如令郢人，乃告定國也。按地理志，肥如在遼西，郢人等生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捕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詔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蹀然以死。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索隱曰：謂王劉澤先使張敖。

乃得支為推激諸呂也。然劉澤卒南而稱孤，貴。世當發目。不為子。澤得王故曰事發也。重或曰事起於刑重也。○謂光發呂氏令重而我亦得其功是事。發刑重也。盛也。蓋盛其能激發也。

索隱曰：賈初從首定三秦，既渡白馬，遂圍壽春。迎黔布絕間，周勃賞功，朕士與楚為隣，營陵始動，由殷季陳田生遊說，受賜千斤，權激諸呂，事發，祭身使封，傳嗣亡於郢人。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荆燕世家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

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索隱曰謂其

於莒魏一云此時人多流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

朝惠帝與齊王飲燕元禮如家人○索隱曰謂齊王是死不為君

弟之禮也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

獻城陽郡以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

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

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餘

曰一作酈○索隱曰二呂台為呂王○索隱曰音割齊之

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為

朱虛侯○索隱曰地理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

平侯○索隱曰地理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郡

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邱三趙王

皆發高后立諸呂為三王

徐廣曰

檀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

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

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

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不父知田

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索隱曰顧猶念也而及音皆切也章曰臣知之太后

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

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

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

而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懼朱虛侯惟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益

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雉為相國皆居長安

乘兵以威大臣欲為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

人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

呂立齊王為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索隱曰謂舅父也

如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廣陵人

平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平皆似別人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給召

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

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

召平曰嗟子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

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

東詠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

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

不敢離兵索隱曰服處人不

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西馳見齊王

琅邪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耶國而并將其兵

子推李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

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

也

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

王



鮑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良王遺諸侯王書曰高  
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  
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燕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  
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索隱曰齊國分四  
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索隱曰富年  
○索隱曰富年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  
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  
誅不當為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馮遂東  
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  
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齎齊王及諸侯  
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應全聞之乃西取其故齊南郡  
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  
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  
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索隱曰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

齊悼惠世家

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  
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  
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

率將討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

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得民和上  
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賣貸以自

河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

上書言相國賤疆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謂上笑曰夫相國

乃利民○索隱曰謂相國取人田宅以為己利民所上書言以與

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

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為禽獸食○索隱曰曲子還入官上大怒曰相

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  
尉侍○索隱曰衛尉無名字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  
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賢金

史記卷六十五

臨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  
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  
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燕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  
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城陽和  
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和城陽和  
○城陽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率  
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  
誅不當為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匡馮東  
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  
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  
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悉王聞之乃西取其故齊南取  
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  
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  
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

齊悼惠世家

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  
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  
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捐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  
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  
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  
所為數問君者畏君慎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賣貸以自  
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  
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  
乃利民○索隱曰謂布國取人田宅以為己利民所上書言以與  
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  
願今民得入田毋收粟為禽獸食○索隱曰謂布國取人田宅以為己利民所上書言以與  
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  
尉侍○索隱曰謂布國取人田宅以為己利民所上書言以與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  
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

四十七

卷之五十五

四



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  
 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自疑相國受賈人金乎且陛下  
 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  
 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  
 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索隱曰李斯歸罪而自予是分過也又何  
 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韋昭曰高帝不憚是日使使持節  
 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  
 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  
 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  
 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  
 參何如曰願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  
 不○治巨屋曰後世賢師吾儆不賢母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  
 國相國○東漢書曰去曹參在長蓋為文終矣○徐廣曰功臣表  
 天子飢復求河後封續鄭侯功臣莫得

曰史失名故言姓及官爵氏按路氏諸中大夫名也即王剛氏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

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  
 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  
 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  
 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  
 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  
 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藥布平  
 陽侯等兵至齊○索隱曰平陽侯表是簡侯曹奇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  
 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欲藥自殺景帝聞  
 之以為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為齊王  
 是為懿王續齊後而遷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  
 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為厲王齊厲  
 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  
 太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直罷又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

正其後宮母令得近王欲令愛紀

太后因幽王女正其後宮母令得近王欲令愛紀

太后憐之將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官者甲乃請使

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

之使齊以取右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

既至齊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

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

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昔與其子昆弟新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

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浸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

曰此亦與齊有卻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

天子親親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疎乃從容言曰

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是

子乃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

官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為

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王父偃一出廢齊恐

其漸踈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不

死母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駕王立五年

齊天子憐齊為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瑛悼惠王冢園邑盡

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齊悼惠王子以宋虛侯

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東宮孝文帝

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為

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為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王

十四年遂還王城陽王三十三年卒子建延立是為頃王





齊人上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齊德大贊曰漢橋秦制樹屏自疆表海大國悉封齊王呂台  
如乃獻城陽哀王嗣立其力不量朱虛仕漢功大策長東卒受  
賞稱亂貽殃膠東濟北雄渠辟光齊雖七國忠孝者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素隱曰春秋傳蕭何以文無害漢書音

無害有文無所杜害也律有無言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言

若如言無比陳留問語也○素隱曰裴注已列數家今更引一

應劭云雖為文而不刻害書為沛主吏掾○素隱曰漢書云何

何為沛掾是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素隱曰漢書云何

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史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張受曰蘇林曰何乃給泗水卒史

何與御史以御史監郡○素隱曰何乃給泗水卒史○徐廣曰沛

秦以沛為泗水郡○素隱曰何乃給泗水卒史○徐廣曰沛

常為丞督事何為丞常監督庶事也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

金帛財物之府分之○素隱曰走音奏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

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





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  
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  
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一日五  
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  
內侯邑封為安平侯徐廣曰以謂者從定諸侯有功  
南王安通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  
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三  
蕭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  
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上已聞淮陰侯  
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部尉為相國  
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  
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  
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  
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擬君心矣夫

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爰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方以呂氏

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諫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

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主反既誅呂氏

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

能言者終無他誣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妾庸人耳

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

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齊悼惠王

王召見則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



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日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二曰王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封內侯邑封為安平侯徐廣曰以鄂者從定諸侯有功南王交通南王國除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三蕭何封人蕭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寢淮陰侯謀反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上已聞淮陰侯謀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部尉為相國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并彼矢石之君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

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張晏曰言鈞惡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諒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主反既誅呂氏齊王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隱曰此蓋舊俗之言謂救火之急不暇先問命也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執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妾庸人耳妾庸言凡妾庸劣之人何能為乎乃罷魏勃索隱曰罷謂魏勃父以善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進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同之怪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相舍人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齊悼惠王王召見則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





曹參世家第二十四

侯五字一王

蕭相國留侯

史記五十四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

張華曰曹參字敬伯沛人春秋緯及博物志並云

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高祖為沛公

初起也參以中涓從漢書音義曰中涓音如中諺將擊胡陵方與

攻秦監公軍漢書音義曰監御史監郡者公

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

魏擊之豐反為魏守豐魏反沛公

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犀軍破之取碭

狐父徐廣曰吳

置文選曰善置名也郡國志曰殺熟有祁音劉八音邊又如字善

又攻下邑以西至虞索隱曰地擊章邯車騎攻

愛戚徐廣曰有受戚侯索隱曰蘇及亢父索隱曰地

陳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索隱曰阿擊章邯軍陷陳

圍田榮於東阿

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  
候一人秦將軍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  
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張晏曰孤獨號曰  
建成君秦隱曰地理志大遷為成公秦隱曰遷屬碭郡其後  
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秦隱曰地理志屬山陽擊主離軍成湯南  
第季載於成其後代遷於成之陽故曰成陽王封復攻之杠里大  
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秦隱曰圍趙賁開封城中  
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徐廣曰在曲中秦隱曰破之虜秦司馬  
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張晏曰秦執珪以朝位比之也厚從  
攻陽武下轅轅緱氏秦隱曰從南攻擊與南陽守騎戰陽  
趙賁軍戶北破之徐廣曰秦隱曰從南攻擊與南陽守騎戰陽  
城郭東應劭曰今諸葛秦隱曰從南攻擊與南陽守騎戰陽  
並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攻擊其  
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

遂為將軍從還宗三秦初攻下辯故道秦隱曰

時取壤鄉地名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秦隱曰

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秦隱曰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

於守景陵漢書音義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

參食邑於寧秦蘇林曰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

擊承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徐廣曰

於行氏魏邑地理志又進破取行氏擊

擊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疆晉曰武疆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



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

信東攻魏將軍孫遼軍東張符廣曰張者地名也臣表有張

音速音速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

信東有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

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詭軍於鄆東徐廣曰

烏大原音古反大破之斬夏詭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

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

乃引兵誦赦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

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攻著濞陰平原

葛盧山濞陰平原屬濟南濞陰平原屬濟南濞陰平原屬濟南濞陰平原屬濟南

且軍於上假密文曰或以為高密則上假密亦非高密亦非高密亦非高密

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

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

誦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王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

王為皇帝韓信徙為楚王晉為郡參歸淮

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向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

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

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軍

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布軍大破之南至斬還定竹邑相蕭

留章昭大兩今屬彭城則初亦屬沛也參功凡下二國縣一

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楚書音義郡守

司馬候御史各一人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

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大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

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

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共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

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本口蓋

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

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

參





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文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

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

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心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索隱述贊曰曹參初起為沛豪吏知從中消先圖善置執主執

帛攸城略地行氏既誅昆陽失位山禽夏說東討田既剖符定

封功無與二市獄勿擾清淨不事心向主平陽代享其利

曹相國世家二十四

留侯世家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

索隱曰韋昭云留今屬彭城按良求

字子房按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

索隱曰秦索賊急乃

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譏恐非良之先代也

良既歷代相

韓故知其先韓人頌氏按後漢書云

張良出於城父城父縣屬潁川也

大父開地

應劭曰大父

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

索隱曰韓系家及悼

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韓破良

家僅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

父五世相韓故

索隱曰謂大父及父

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

君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

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

服虔曰狙伺也

博浪沙中

索隱曰謂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故今大狙候是也

子屬車三十六乘屬車即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

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云匿下邳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

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云匿下邳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

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云匿下邳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

補也東楚謂之把音怡○索隱曰嘗訓紀也間開字也從容問

也從容謂從任其容止不務莊也即皮眉反按地理志下邳縣屬

東海又六郡在薛後徙此有上邳故此有下邳李奇云上下邳人

謂橋為地文類云沂水上橋也應劭云此水之上也魏察見史記

橋名為靈地亦音夷理或然也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

其履墮下然直言正也謂至良所正墮其履也顧謂良曰孺子下

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索隱曰一日良怒欲罵之為其老彊忍下取

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索隱曰業猶奈先也謂

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進一日

笑而夫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

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

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

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

善如是出一編書徐廣曰編一作篇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與十

子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

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

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

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

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庶將漢書音義曰官名良數以太公兵

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

天授○索隱曰始訓述也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

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

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司徒

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與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軻

復取之往來為將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

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

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峽下軍徐廣曰良

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巨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

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五益為張旗幟諸山上

為疑兵○索隱曰音其令郤食其持重寶唱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



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畔耳恐士卒不從不

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索隱曰謂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

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

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

沛公出舍沛公不聽○本會諫曰沛公欲有天下亦將欲

宜縞素為資○晉灼曰資籍也微沛公反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

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索隱曰見

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

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

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

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無生○徐廣曰呂靜曰無魚也音此

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

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

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

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

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如淳曰本與

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

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

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

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

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

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

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

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弃之誰可與共功

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

留侯世家

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  
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  
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  
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  
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  
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祀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弃  
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  
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  
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社而朝漢王曰善  
趨刻邱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  
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如良  
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  
籍前箸為大王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則曰  
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祀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

留侯世家

項籍之死命乎子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  
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索隱曰崔浩云表者標榜其罪  
答而馬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釋箕子之拘  
山武王欲以爲三公固辭而不受餘解在商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知  
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  
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  
已畢偃革為軒如身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轂乘軒也偃武備而  
軒度軒也謂廢車而用乘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  
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  
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  
不可六矣放牛柝林之陰應劭曰晉灼云在引農南門穀谷中  
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生不復輸積  
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弃墳墓去故舊



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  
 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  
 取天下乎其不可入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音義曰唯當使楚無疆疆則六國弱從之○索隱曰荀悅漢紀此  
 事六國可使楚無疆強則六國屈撓而從之又韋昭云今無強楚  
 者楚是二說之意同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  
 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豈儒幾敗而公事○索隱曰高祖罵酈生  
 為豈儒謂此儒生豎子  
 耳耳幾音初幾殆近也而公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  
 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滄陰事  
 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  
 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  
 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  
 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  
 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授張良為  
 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

留侯世家

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道曰後音復道  
 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  
 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  
 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  
 者皆平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  
 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徐廣曰多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  
 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  
 曰雍齒與我故漢書音義曰未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  
 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  
 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索隱曰縣而急趣承  
 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劉  
 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  
 雒陽東有城臯西有轍道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  
 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

也夫關中左轂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

利○秦時曰崔浩云苑馬牧外胡阻○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

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

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秦隱曰此言謂者蓋是依

國如金城也故淮南子云雖有金城非粟不守又蘇劉敬說是也

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秦隱曰周禮三曰詢國遷乃為大

計非即日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漢書奇義曰

遂行也行氣○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

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吕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吕后曰留侯

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澤劫留侯曰君嘗為上

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

之中幸用臣計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

餘人何益吕澤強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

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秦隱曰四人四性也謂東園公綺也

李夏黃公角里先生按東園公綺也

留侯世家

夏更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為号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

居夏里脩道故号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生也

名術字元道京兆尹曰霸上先生一角里先生孔父秘記作

釋里世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潜四八目而為此說

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

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璽帛令太子為書單辭安車因使辯

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

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吕后令吕澤使人奉太子書單

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

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

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

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景將也今使太

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

愛者子抱○秦隱曰此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嘗抱居前

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

急請吕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陸



下故等夷徐廣曰夷猶齊也。素隱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

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晉書曰鼓行而上

病強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

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

惟賢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群臣居守皆

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

臣且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

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

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

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

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

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

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歷土在

義不受辱故忍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

延願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

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

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卿有短繳幸昭曰繳弋射也其

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徐廣曰

下馬及立蕭何相國漢書蕭何曰何時未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

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

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

隱曰春秋緯云舌在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弃

口長三寸象斗玉衡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弃

八十五

下馬及立蕭何相國漢書蕭何曰何時未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

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

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

隱曰春秋緯云舌在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弃

口長三寸象斗玉衡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弃

八十五

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索隱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火自燒崑崙山上下也乃

學辟穀道引輕身○徐廣曰一云乃李道引欲輕舉也○索隱曰辟音賓亦反會高帝崩呂后德

留侯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

侯不得已強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徐廣曰文成侯

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坐與門人太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

大吉祥殺故楚內史當死續為城且國除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

取而葆祠之○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

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索隱曰物謂精怪及藥物也至如留侯

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怪矣○索隱曰詩緯云風石黃帝師又化為

石向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

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父計魁梧

奇偉○應劭曰魁梧立亞壯大之意○索隱曰蘇林云梧音至見其

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子羽

字也仲尼弟子傳云狀貌甚惡又家語云子羽

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與史記文同也留侯亦云

索隱述贊曰留侯倜儻志懷憤惋五代相韓一朝歸漢○徐廣曰

假運籌神算橫陽既立申徒作打灞上扶危固陵靜亂人稱三

傑辭推八難赤松願遊白駒難絆嗟彼雄略曾非魁岸

留侯張良世家第二十五



國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style. The text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binding of the book.

